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49

圖書館
門號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

魯詩遺說攷三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國風三

庸風

栢舟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此孝平王后傅補)

列女傳八詩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牆有茨

爾雅釋草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

詩補

中冓之言

漢書谷永疏曰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
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文三王傳
喬樅謹案以中冓爲中夜魯韓訓同廣雅冓夜也玉篇冓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也字亦作冓皆用魯韓之義冓字作冓者韓毛二家之文毛詩冓又作遘並見釋文漢書冓字不從冖此後人順毛改之耳
不可襄也
爾雅釋言襄除也郭璞曰詩曰不可襄也補
不可揚也
爾雅釋故揚續也補
喬樅謹案郭景純云揚未詳攷毛詩不可詳也釋文云詳韓

詩作揚揚猶道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當作揚與毛詩異不
可揚也者謂中冓之言惡長醜極不可以續道之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司馬彪續漢志輿服下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
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
謂副笄六珈者補
喬樅謹案劉昭注補敘言車服之本卽立董蔡所立又後漢
書蔡邕傳注引邕列傳云邕作漢記十意車服意第六是知
續漢志所錄多本蔡氏十意之文也
褘褕佗佗

爾雅釋訓禕禕佗佗美也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詩云禕禕
佗佗爾雅釋文李巡曰皆容之美孫炎曰禕禕行之美佗佗長之
美毛詩正義郝疏同補
喬樅謹案今本爾雅作委委佗佗先大夫曰釋文委委諸儒
本竝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云亦作禕又佗佗本
或作它字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如山如河陸氏述舍
人引詩委作禕不及佗字下述顧舍人引詩禕禕它它者采
顧野王爾雅音見釋文敘錄邵氏尒疋正義誤合兩舍人之
言爲一竟刪去下文顧字失之不審臧氏輯尒疋漢注載舍
人引詩亦依顧舍人並改佗字爲它非喬樅謂今本爾雅作
委委者乃後人從毛詩改之臧鏞堂云隸釋載衞尉衡方碑

禕隋在公卽用羔羊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委字作禕
與君子偕老篇正合皆用魯詩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
周禮追師注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
玉之瑱也補
喬樅謹案說文彡稠髮也引詩曰彡髮如雲是三家之異文
毛詩釋文鬒髮下引服虔說髮美爲鬒服虔用魯詩據鄭君
此注引詩同作鬒當亦爲魯詩也髢毛詩作髮說文云髢髮
也从髟易聲髮或從也是髢爲髮之正字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爾雅釋訓美女爲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

爲援補

蔡邕胡夫人神誥曰家邦之援

列女傳二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譬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也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氣揚意在衛也補注云呂覽作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此有闕脫而意未完善宜補正之是以請桓公許諾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衛姬篇

鶉之賁賁

高誘呂覽壹行篇注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補

喬樅謹案賁賁毛詩作奔奔韓詩同見陸德明釋文攷說文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奔同意俱從夭是奔本从賁省聲故古奔賁二字多相通用漢書百官公卿表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又衛士旅賁注云賁與奔同眾經音義四古文驩今作奔同皆其驗也禮記表記引此詩亦作賁賁鄭注云賁賁爭鬥惡貌也是魯齊詩文雖同而訓義各異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又爾雅郭注同補

蔡邕月令問答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

喬樅謹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于皆作爲又李善王元長曲水詩序注謝元暉江文通詩注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及白帖御覽引並同疑三家詩本作爲字王氏引之云古聲于通爲儀禮聘禮記注于讀曰爲是也

揆之以日

張衡冢賦正之以日古文苑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蔡邕琴賦觀彼椅桐又曰考之詩人琴瑟是宜藝文類聚

景山與京

張衡冢賦陟彼景山補

爾雅釋邱絕高爲之京李巡曰邱之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力作也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補

終然允臧

蔡邕崔夫人誄終然允臧

喬樅謹案今詩然作焉攷隸釋載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又文選魏都賦劉注東京賦及謝元暉詩李注引用詩語並作然字唐石經宋本毛詩亦同作然是知詩本作然今作焉誤也

靈雨既零

蔡邕述行賦集零雨之溱溱補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傳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貞順傳
喬樅謹案秉心塞淵句又見潛夫論德化篇引詩
蔡邕集胡君夫人哀讚秉心塞淵

蠙螾

蠙螾在東莫之敢指
爾雅釋天蠙螾謂之雩蠙螾虹也補
蔡邕月令章句虹蠙螾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蠙螾在東莫之敢指補

高誘呂覽季春紀注虹蠙螾也兗州謂之虹詩曰蠙螾在東莫之敢指是也淮南時則訓引詩同補注
後漢書楊賜傳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蠙螾者也補
喬樅謹案後漢楊賜傳云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蔡邕等入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書對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蠙螾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惟陛下愼經典之戒圖變復之道賜用魯詩所引詩蠙

蝀當從魯作蠓蝀其蝀字乃後人順毛所改也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說苑辨物篇夫天地有合德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膸而後能行三年顬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慾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賢者不然精化塡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補

列女傳七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陳女夏姬篇

喬樅謹案魯詩以命爲壽命之命韓詩亦然義皆與毛異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列女傳七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衛亂女篇補

一說苑雜言篇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補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十六字據御覽增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喬樅謹案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白虎通作夫妻一體榮辱共之所引詩乃首章也困學紀聞所載與今白虎通本同今兩

存之又漢書五行志劉向引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無亡古字通用人而無止不死胡俟

喬樅謹案此禮字當是止之誤宜改正

列女傳七詩曰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趙悼倡后篇補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史記商君傳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補

喬樅謹案據此所引何不遄死是魯詩胡字作何新序及白虎通仍作胡者或後人傳寫以毛詩改之也

新序刺奢篇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

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補

于旄

素絲紕之

爾雅釋言紕飾也郭璞曰謂緣飾見詩 補

子子干旗

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旟李巡曰以革爲之置於旒端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旒上也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 毛詩正義又公羊疏 隋書太平御覽同 太平御覽同 補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

舊說曰刻爲革鳥置竿首也 隋書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丹則赤 又本性篇引作彼姝之子餘同 十五之子其猶練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 補

喬樅謹案仲任說關雎用魯詩則此所引詩傳亦魯詩傳也與列女傳引詩作予與子古通用字

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鄒孟母傳 補

子子干旌

爾雅釋天注旌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緣 毛詩正義又春秋正義 公羊疏爾雅疏同 補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鄒孟母傳補

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補

載馳

列女傳三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補注云所以下脫爲字繫援于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侯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仁智傳

喬樅謹案曹毛詩作漕攷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皆作曹字杜注以爲衛之下邑也又王安人列女傳補注云據左傳許穆夫人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

言懿公不死於翟難俱與左傳不合蓋皆本於魯詩說詩二章言許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衞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不救衞故衞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眾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衞許夫人之力也禮夫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此所解釋詩義深得作者之意故並錄之一曰懿公之女下當有弟字疑是脫去其說亦通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並見上列女傳

後漢書田邑報書曰衞女馳歸唁兄之志

服虔左傳注載馳五章屬庸風許夫人閔衞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補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爾雅釋邱偏高阿邱李巡曰謂邱邊高 毛詩正義補

爾疋釋草蝱貝母郭璞曰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補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蚤讀詩云言采其蒬之蒬也 補

喬樅謹案蒬毛詩作蝨蒬爲本字蝨乃假借字

無我有尤

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補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陶答子妻篇 補

列女傳二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喬樅謹案列女傳三魯公乘姒篇引詩同

衞風

淇澳

中論修本篇衞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衞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補

瞻彼淇澳

爾雅釋邱隩隈也孫炎注隩水中也 毛詩釋文又詩正義邢疏同 補

又曰厓內爲隩李巡注厓內近水爲隩 補

喬樅謹案釋文隩隈本或作澳隈毛詩淇奧菉澳之古文據禮記大學引詩作淇澳知今文同作澳也澳隩通用字禮記釋文淇澳本又作隩可證

菉竹猗猗

爾雅釋草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菉鹿蔥也詩曰菉竹猗猗 毛詩正義 郭璞曰今呼鵸鶹爲菉 李巡曰一物二名孫炎曰詩云

腳莎 補

釋草又曰竹篇蓄 釋文竹本或作筑 李巡曰一物二名孫炎曰詩云

菉竹猗猗毛詩正義郭璞曰似小蘆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綠竹綠王芻也爾雅作菉竹篇竹也韓詩作藒云藒篇筑也石經同臧氏琳據此謂石經爲魯詩熹平石經字同作綠藒今按爾雅樊光注引詩但作菉竹猗猗孫炎亦然爾雅之學主魯詩者是魯詩菉竹不同韓作藒說文菉王芻也从艸彔聲詩曰菉竹猗猗所引與爾雅注同皆魯詩也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文言其間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然則陸云石經同者謂石經所載韓詩異文藒字與世所行韓詩字同耳非謂魯詩同韓作藒也臧說失之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爾疋釋訓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僴兮恂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補

喬樅謹案此皆釋淇奧詩之文禮記大學述之而字有小異煊作喧諠作諠禮記從齊詩故與爾疋魯詩不同毛詩煊作喧與齊同與魯異斐作匪與齊魯並異韓詩磋作瑳煊作宣斐作邠文亦與魯齊毛不同爾雅釋器釋文云切本或作齹同千結反切字乃齹之假借故義並近說文云屑動作切切

也从尸肖聲齾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段氏注云齒差謂齒相摩切也差卽磋磨字引伸之義磨物亦曰齾也又爾雅釋訓釋文云僩或作擐攷方言擐猛也楊倞荀子注以擐與僩同僩說文訓爲武貌與猛義相近毛傳訓僩爲寬大韓詩訓僩爲美貌義與魯詩並異瑟僩同訓爲恂慄者攷鄭注禮記大學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璹猛也是瑟亦有猛義故與僩並以恂慄爲訓也

爾正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補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補

列女傳八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班婕妤 補

說苑建本篇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補

論衡量知篇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 補

風俗通義三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補

冠弁如星

高誘呂覽上農篇注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

喬樅謹案冠弁毛作會弁說文體骨摘之可會髮者引詩體

弁如星馬瑞辰云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注故書
會作髻會爲髻假借字冠與會亦一聲之轉
考盤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韓詩作盤漢書敘傳考盤于代字亦
作盤蓋三家今文同
永矢弗諼
爾雅釋訓諼忘也郭璞曰義見考槃釋文槃本又作盤補
碩人之逐
爾雅釋故逐病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碩人之軸傳云進也箋云病也箋說與爾雅
訓同正義謂軸逐古今字之異然則鄭君此箋从魯以改毛

也首章碩人之寬箋云寬然有虛乏之色又次章碩人之薖
毛傳云薖寬大貌鄭箋云薖饑意釋文引韓詩作過訓爲美
貌韓義於毛爲近而箋說與之迥殊蓋皆本於魯詩
碩人
列女傳一傳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莊公夫人號曰莊姜
姜交好案交與姣同始往操行衰惰有治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
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之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
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
飭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
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礪女之心
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

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頌曰齊女傳
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
姆妹卒能修身母儀傳
喬樅謹案王安人補注云莫不尊榮當作榮尊與上下韻姆
妹當是姆桓傳又言莊姜姆戴嬀之子桓公姆卽母字也其
說亦通

碩人其頎

蔡邕青衣賦碩人其頎見上列女傳

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喬樅謹案衣錦絅衣毛詩作褧褧絅皆襌之假借說文枲
部襌枲屬从枲熒省聲詩曰衣錦襌衣又衣部褧襌衣也詩
曰衣錦絅衣又曰衣錦褧衣是褧襌絅三字同音通用

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从衣耿聲許兩引詩一據毛氏古文一
據三家今文也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高誘呂覽應審篇注東宮世子也詩曰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補

白虎通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曰覃公維私覃子也又
宗族篇族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維
私也補

爾雅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
注同出俱已嫁也禮無正親之名毛詩正義爾雅疏同郭璞注詩曰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補

領如蠙螖

爾雅釋蟲蟦螖蠙螖蠙螖蝎螖蝎螖孫炎曰螖螖謂之蟦螖關東謂之螖螖梁益謂之蝎毛詩正義補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槽讀領如螖螖之螖也補

蔡邕青衣賦領如螖螖

案螖字疑蠙之誤一說莊子至樂云烏足之根爲螖螖釋文司馬本作螖螖云蝎也或魯詩亦作螖螖歟

喬樅謹案郭注尒疋以蟦螖爲在糞土中蠙螖爲在木中者又蝎蛞蝓注云木中蟲蟲據此似蠙螖與螖螖有別馬瑞辰曰說文蝎蠙螖也而螖螖下不云蝎蓋亦不謂一物按唐本草螖螖注云此蟲在腐柳樹中者內外潔白糞土者皮黃肉黑黯此詩狀頸之白自指生木中之蝎釋之方言及孫炎爾雅注均以爲一物不知實一類而異種也喬樅案據莊子云烏足之根爲螖螖是亦生草根中司馬彪注云蝎也是亦以螖螖爲蝎高誘淮南注槽讀領如螖螖之螖是卽以螖螖爲蠙螖爾雅所釋自是一物四名不必强爲分別也

齒如瓠棲

爾雅釋草瓠棲瓣釋文舍人本作瓠棲云瓠瓠也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毛詩正義

郭璞曰詩云齒如瓠棲補

高誘呂覽本生篇注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補

喬樅謹案淮南修務訓注同高誘用魯詩字當作棲此作犀或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螓首蛾眉

喬樅謹案爾雅釋蟲蜘蛛蠨蛸郭璞注曰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毛詩正義載孫炎引方言文同說文云顙好貌詩所謂顙首段氏玉裁謂毛傳但云顙廣而方不言螓爲何物鄭箋乃云螓蜻蜻知毛作顙鄭作螓鄭君多據三家改毛是三家詩皆作螓首也又蛾眉段氏據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以此詩蛾眉亦俄之假借字喬樅謂作俄者特毛詩耳毛爲古文故作俄眉與顙首皆假借字三家竝今文字自作蛾與螓首爲類也揚雄賦云何必颺臯之蛾眉又云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王逸離騷注云蛾眉好貌字竝爲蛾知三家詩是作蛾眉也又宋玉賦眉聯娟以蛾揚是嬴秦已有作蛾眉者矣漢魏文或用娥眉皆本於毛詩今毛詩亦作蛾當是後人从鄭箋本如顙之作螓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淮南修務篇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醜輔搖高誘曰冶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瓠犀亦當作瓠棲說見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傳二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楚莊樊姬

篇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
之西補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
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禹導河至
於大邳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
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渤海焦氏循曰載之高地卽鄴東也鄴東大河
故道由黎陽北行故衞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趙氏當東
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衞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于河
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

渭禹貢錐指曰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
之北流是也
風俗通義十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詩曰河水洋
洋補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高誘淮南說山訓注罛大网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是也
補

喬樅謹案原道訓注罟魚网也詩云施罛濊濊罟字蓋罛之
誤高誘注說山訓云罟魚网罛大网今原道訓言因江海以
爲之罟是設爲極大之网而言字當作罛今本淮南及注皆
誤爲罟非也宜據說山訓注改正之又呂覽上農篇注云罛

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引亦作罛可證也濊說文云礙流也引詩施罟濊濊又叕字注曰讀若詩施罛泱泱廣雅泱泱流也泱濊古字通用亦三家之異文詩鸞聲鐵鐵說文引作鉞鉞是其驗已潑潑毛詩作發發唐石經原刻作潑韓詩作鱍潑字蓋鱍之假借又文省作發耳

呂覽諭大篇注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曰鱣鮪發發又季春紀注鮪魚似鯉而小詩曰鱣鮪潑潑補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氾論訓又云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據高誘自序言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則此稱先師當爲盧君說

庶姜孽孽

高誘呂覽過理篇注詩云庶姜孽孽高長貌也補

案張平子西京賦飛檐巘嶪注引詩庶姜孽孽巘嶪卽本此詩語

喬樅謹案孽孽毛詩作孼孼傳云盛飾也韓詩作孽孽訓云長貌魯詩文與毛異而同於韓攷廣雅釋訓云孽孽高也廣雅孽孽二字正釋此詩庶姜孽孽之文孽孽得與孼通者猶欛之一作檡也

詆

抱布貿絲

爾雅釋言貿市也貿買也郭璞曰詩云抱布貿絲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攷周禮

載師里布注引先鄭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
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先鄭之說與毛傳同
漢書賈人緡錢如淳引胡公云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
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惟鹽鐵論錯幣篇以詩抱布爲布帛
之布桓次公用齊詩其義與衆說異

至于敦丘

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又曰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形如
覆敦敦器似盂丘一成之象也毛詩正義
郝疏同
案毛傳丘一成爲頓丘釋名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
上下大小之殺也詩正義引郭璞尒疋注云敦盂也音頓與
此字異義同王伯厚據之收入詩攷然郭注未嘗引詩王氏

以意定之

喬樅謹案敦丘之名取象復敦字宜作敦毛詩頓丘古文之
假借尒疋所載皆魯詩今文也風俗通義十引作至于頓邱
此後人從毛詩改字耳毛奇齡曰衛有頓丘三其一名五軍
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涸胥口其一名帝邱帝頓聲
轉地亦近淇未審至于頓邱是何地也胡承珙曰案水經注
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
故闕駰云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詩所謂送子涉淇
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邱側故
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淇水合涸胥故瀆下又云東北
逕帝嚳冢西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

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盖太原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據此酈注雖三言頓邱而獨以詩之頓邱係於五軍者攷春秋時淇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而東入白溝以通漕運者也闕駰曰頓邱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尚未入河之處詩言涉淇而至頓邱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邱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邱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遠其非詩之頓邱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衇胥口下雖言頓邱而絕不及詩王氏詩地理攷兩引水經之頓邱漫無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邱而不知其非春秋

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風俗通義十詩云至于頓邱補

秋以爲期

張衡定情賦秋爲期分時已征

泣涕漣漣

劉向楚詞九歎涕流交集泣下漣漣王逸曰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憂苦篇

案王氏詩攷引作波涕漣漣恐所見本誤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傳七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魯宣繆姜篇補

女也不爽 魯季敬姜傳 補

列女傳一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王氏經義述聞云貳當爲貳之譌

士忒其行

喬樅謹案毛詩士貳其行王氏經義述聞云貳當爲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忒之借字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卽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象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爲差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昷昷悔爽忒也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喬樅謂貳爲忒之假借毛詩作貳三家皆當作忒據爾雅悔爽忒之語足證魯詩是作士忒其行矣

夙興夜寐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夙興夜寐 補

喬樅謹案昭帝從韋賢受魯詩見漢書韋長孺傳又從蔡義受韓詩見成伯璵毛詩指說

言笑晏晏信誓昷昷

尒疋釋訓晏晏昷昷悔爽忒也郭璞曰傷見弃絕恨士失也

補

說文心部怛懘也从心旦聲或從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昷昷

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旦本或作昷作昷者是也說文所引卽魯詩文毛詩作旦者昷字之省昷爲懘之意故鄭箋云言

其懇惻欵誠亦本魯詩說爲訓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淇水名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補

淇水湲湲

劉向楚詞九歎湲湲江湘長流泪兮王逸曰湲湲流貌詩曰淇水湲湲惜賢篇補河字是淇之誤毛詩傳云湲湲流貌也湲湲卽湲湲之異文魯詩湲湲作湲湲

喬樅謹案此引詩河水湲湲與湲湲同王氏詩攷引入碩人詩以此句爲

河水洋洋之異字非也

檜楫松舟

爾雅釋文檜柏葉松身郭璞曰詩曰檜楫松舟補

芄蘭

芄蘭之枝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鋭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喬樅謹案枝毛詩作支支與枝同古今文之異

童子佩韘見上說苑

喬樅謹案毛傳云韘決也能射御者佩韘與說苑義同鄭箋曰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疏分毛鄭之說爲二謂沓卽放弦之極其說非是馬瑞辰曰韘字从韋必兼以韋爲之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據云韋系足證韘字从韋之義士喪禮設決麗于擘鄭注決以韋爲之藉與說文言韋系合說文繫傳曰韘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韘是矣說文又曰屨履中薦也薦猶藉也履中藉謂之屨決內藉謂之韘其義一也據士喪禮注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是古者決以韋爲藉又必有彄以彄沓手指箋本申傳訓決爲韘之義手指謂右巨指孔疏乃以大射

朱極三釋之以手指爲食指將指無名指誤矣彄之言講也沓之言韜也說文揩縫指揩也一曰韋韜玉篇揩韋韜也韘指沓也是決也韘也沓也異名而同實以其用以闓弦謂之決以其用韋爲藉謂之韘以其用以韜指謂之彄沓孔疏第知決用象骨而韋系及指沓之制未詳故誤分毛鄭之說爲二胡承珙以爲韘卽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玦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弦瑞辰謂今之射者著扳指內必以皮薦之以免其滑卽古韘用韋系之遺制也馬說良韙

河廣

一葦杭之

王逸楚詞九章注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 惜誦篇
喬樅謹案楚詞杭一作航洪興祖補注云杭與杭同引許愼曰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杭此語不見於說文攷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爲舟杭柱梁高誘注云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杭許君曾注淮南洪氏所據當是淮南許注之文說文方舟也从方亢聲載禮大夫方舟云云段氏注曰詩毛傳杭渡也舟所以渡故謂渡爲杭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其地因有餘杭縣後漢書杜篤論都賦北杭涇流章懷注云杭舟度也方言闕而東或謂舟爲杭說文杭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是說誠然然杭之作杭久矣章懷偶一正之而不能盡正也李南傳向度宛陵浦里杭馬踠足亦係章懷改杭爲杭而地理郡國二志餘杭縣未之或改也杭亦作航杭者說文或抗字

企予望之 憂苦篇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企立貌詩曰企予望之
喬樅謹案企毛詩作跂胡承珙曰說文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假耳

伯兮

杲杲出日
王逸楚詞九辨注日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
安得菱草

余正釋訓萎忘也郭璞曰義見伯兮詩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據釋訓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
以爲諼非草名其說非是攷說文艸部藭令人忘憂草也从
艸憲聲詩曰安得藭草蘐或从煖萱或从宣萎字卽蘐之省
以此草能令人忘憂故以萎名之取義於忘也釋訓萎蘐並
訓爲忘郭注云義見伯兮考盤詩伯兮詩在考盤後而郭先
言伯兮是以安得萎草証萎之義以永矢弗諼証諼之義正
義載孫氏引詩作諼草此孔氏順毛所改如媞媞安也王逸
楚詞注引詩好人媞媞正合余正而正義引孫云提提行步
之安也是皆順毛改字不足爲憑說文憲字引詩皆三家今
文毛詩作諼者古文之假借耳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新書禮篇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
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喬樅謹案毛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今壖賈
子引由余語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而以木瓜之詩
爲證知魯詩說以此篇爲臣下思報禮而作與毛序言衛人
欲報齊桓之義異矣

報之以瓊瑤
王逸楚詞離騷注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又九歌章句引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瓊瑤美玉臧氏鏞堂據首章正義引下傳曰瓊瑤美石又曰瓊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皆玉石雜也是孔本毛傳作美石與王逸此注訓合其說良碻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國風四

王風

服虔左傳注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吳世家注補）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新序節士篇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喬樅謹案黍離毛詩以爲閔宗周韓詩以爲伯封作說與魯詩並異說苑奉使篇載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亦稱黍離之詩蓋以此詩爲憂思見害故於文侯父子間借以爲諷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請爲太子奉使文侯召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補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八載趙倉唐引黍離詩與此同子政說苑所採蓋據魯詩也此詩韓生以爲伯封所作雖與魯說不同而其事正相類故於趙倉唐奉使一事魯韓並引以爲證也

尒疋釋訓慆慆憂無告也郭璞曰賢者憂懼無所訴也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慆本又作搯邢疏云樊作遙毛傳云搖搖憂無所愬搖遙並慆之假借說文懮下引尒疋懮懮慆慆憂無告也字並作慆然則魯詩文當作慆慆也

列女傳三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魯漆室女

篇補

君子于役

雞棲于塒

雞棲于桀

尒疋釋宮雞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李巡曰別雞作棲之名也弋櫱也寒鄉鑿墻爲雞所棲曰塒詩義郭璞曰皆見詩

君子陽陽

其樂只且

張衡西京賦其樂只且

左執翿

尒疋釋言翿纛也纛翳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翿纛也翳也與尒疋訓同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焰燿燁也燁熒火也之例胡承珙曰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翿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之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翿字翿乃儔之別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儔古與翿同義蓋儔正字或作翿經典遂通用翿若纛字六書所無不但作纛爲俗郎作纛亦非尒疋釋言當本作翳翿也翿翳也陳風值其鷺翿傳云翿翳也正義曰翿翳釋言文可證此詩當是左執翳故爾雅以翿釋翳以翳釋翿翿翳聲義並同故毛傳引尒疋中間可省一翿字若尒疋本作翿纛也纛翳也則詩文並無纛字何用並引纛翳也一句乎至翳既爲翿翿又爲翳一義相承故說文卽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則經文本作翿不作翳故

毛傳亦止引尒疋翺翳也一句耳

楊之水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據漢石經魯詩唐風楊之水字作楊則此楊字亦當从木楊地名也見漢書楊雄傳

中谷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七魯哀姜篇引詩啜其泣矣二語同韓詩外傳引作啜其泣矣文與魯異馬瑞辰曰啜卽啜之假借釋名曰啜短也心有念啜然發此聲也是啜啜音義同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啜短气貌也又十九引字林啜憂也短气貌卽憂貌義正相成淮南子曰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啜高注啜短也啜从叕故訓爲短气貌猶方言訓剟爲短說文訓叕爲短面也

兔爰

逢此百罹尚寐無叱

尒疋釋故罹憂也叱動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罹本作離叱本亦作訛今攷李善文選盧子諒詩注引詩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又尒疋釋文訛言下云訛字又作叱亦作譌據說文言部譌譌言也

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譌言口部吪動也从口化聲引詩曰尚寐無吪是訓言之譌譌爲正字訓動之吪吪爲正字釋文於訛言下異文載吪譌二字故訛動下不復複見離者罹之假借訛者吪之假借毛氏古文當作逢此百離尚寐無訛罹字吪字乃從今文所改尒正今文之學所釋皆据魯詩字當作罹作吪也

雉離于羅

尒正釋器罿謂之羅羅覆車也罦謂之罗罗覆車也孫炎曰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罦覆車網也或作罗馬瑞辰曰罗孫謂以掩兔本又作罗是罗罘亦可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韋注畢弋掩雉兔之網也是古者掩雉兔之網可以同用詩蓋以羅罗罿可兼取雉兔而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

我生之初尚無造

尒正釋言造爲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訓造爲僞僞亦爲也荀子云性惡也善僞也僞字皆爲字之假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尒正釋故庸勞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庸用也据尒正知魯故與毛訓異鄭君箋詩

亦用魯義改毛

葛藟

皇甫謐曰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

案孔穎達詩譜王風正義曰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序云刺桓王誤也又葛藟序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陸德明釋文曰詩葛藟序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據孔沖遠詩皇矣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以阮徂共爲三國名本魯詩也然則以葛藟爲桓王詩蓋亦魯說

在河之滸

尒疋釋邱夷上洒下不濟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陊下故名濟孫炎曰平上陊下故名曰濟不者蓋衍字毛詩正義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濟不發聲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濟爲水隒說文隒厓也爾雅曰涘爲厓故厓岸附於釋邱焉

采葛

彼采蕭兮

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補

彼采艾兮

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御于牀第兮馬蘭踶踔而日加補

喬樅謹案毛詩采葛敘云懼讒也今據東方生及張平子語並以蕭艾喻讒佞之仕進則知魯詩說與毛同矣

大車

列女傳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胡氏承琪云逸齋詩補傳引此歸字作并於義爲長）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親遂死不願列於賢貞

喬樅謹案此以大車詩爲息君夫人作魯詩之說與毛序義異王風得統諸國衞息又皆周之同姓故衞之黍離息之大車其詩皆繫之王也

大車檻檻

王逸楚詞九歎注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怨思篇）

喬樅謹案檻檻白帖十一作轗轗蓋據韓詩之文服虔通俗文云車聲曰轗則檻乃轗之假借耳

毳衣如菼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云據魯詩文也又漢書外戚傳引詩穀則異室二語同

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補

介爾雅釋言穀生也郭璞注詩曰穀則異室補

列女傳四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梁寡高行傳補

喬樅謹案前息君夫人篇引詩作皦毛詩釋文皦本又作皎

攷說文皎月之白也曉日之白也皦玉石之白也是皎皦皆曉字之假借李善文選注三十一太平御覽三引詩並作皎日

介爾雅釋言葵雖也樊光曰葵初生蒽騂色海濱曰蔰毛詩正義補郭璞曰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補

喬樅謹案說文艸部蒪萑之初生一曰蔰一曰騅从艸刻聲葵或从炎糸部緧帛騅色也从糸刻聲詩曰毳衣如緧段氏注云帛色如蒪故謂之騅色从糸刻聲當作从糸蒪省引詩毳衣如緧當作蒪若如今本則色固緧矣何云如緧乎案段說甚碻毛詩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騅烏青非草名蔰亦青故其青者如騅是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葬送之義所以同夫婦之道也補

鄭風

白虎通禮樂篇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

喬樅謹案服虔注左傳煩手淫聲爲鄭重其手而聲淫過是知鄭聲之淫非但謂其淫於色而害於德也亦謂其聲之過中耳

緇衣

緇衣之宜兮

周官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補

喬樅謹案緇衣爲諸侯聽朝之服故詩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馬瑞辰曰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入臣於王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毛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

緇衣之蓆兮

尒正釋故蓆大也郭璞注詩曰緇衣之蓆兮補

喬樅謹案毛傳義同尒正韓詩訓蓆爲儲說文訓蓆爲廣多引詩此句許氏蓋据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尒正蓆字影宋本作席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者眾也故義爲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席从石省作庶石者大也故義爲大

叔于田三章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云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菆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周包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宮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喬樅案叔于田詩三章隸釋言一章一字是三之譌魏風陟岵詩石經魯詩云陟岵三章章六句章數與毛詩同則此叔于田三章三字不得作一隸釋本或傳寫錯誤也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補

新序雜事五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蔡邕協如婚賦驂騑如舞

中論賞罰篇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補

火列具舉

張衡東京賦火列具舉

喬樅謹案列毛詩作烈傳訓烈爲列毛古文用假借三家今文用本字周禮澤虞疏李善文選注三引詩並作列

禮禓暴虎

尒疋釋訓襢裼肉袒也暴虎徒搏也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
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舍人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襢裼本又作袒說文膻肉膻也詩曰膻
裼暴虎許氏所稱詩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按袒裼與襢
裼有別據說文但裼也又曰贏者但也裎者但也是
去裼衣之袒當作但又說文膻肉膻也是肉袒之袒當作膻
今作襢袒皆假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氏注謂卽綻之本
字
將叔無狃
尒疋釋言忸復也李巡曰狃能屈伸曰復釋文孫炎曰狃忕前

事復爲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狃習也鄭箋訓狃爲復蓋據魯訓馬瑞辰曰
習與復同義說文彳部復重也玉篇彳部習也忕也或與狃同大射
儀注古文採爲紐一切經音義糅古文粈鈕二形小尒疋左
傳杜注並云狃忕也是狃卽彳部之假借異體古彳狃音近通
用狃之本義說文云犬性忕也忕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彳
音近而義亦同
兩服上襄
尒疋釋言襄駕也補
高誘呂覽愛士篇注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
兩馬在邊爲驂詩曰兩驂如舞補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駕於前
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兩驂
如手也胡承珙曰案說文駕馬在軶中也呂覽高誘注上猶
前也大雅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有此稱上
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軶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王胡
兩說得之襄蓋驤之假借禮記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
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驤注云驤馬也是已

清人

二矛重鵽

尒疋釋鳥鵽雉郭璞曰鵽長尾走且鳴補
喬樅謹案據詩釋文引韓詩作鵽是三家今文皆爲鵽字毛
詩作喬者古文之假借鄭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
毛羽是亦讀喬爲鵽范家相曰重鵽者重施雉羽矛之室題
也馬瑞辰曰爾雅釋木句如羽喬本之如羽者得名爲喬是
知喬本爲羽飾之名矣重者緟之假借說文緟增益也重鵽
謂重以翻羽爲飾猶重英謂重以朱英爲飾也胡承珙引周
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注英蕩畫函證此詩英飾卽畫
飾可補孔疏之略

河上乎逍遙

蔡邕青衣賦河上逍遙

羔裘

爾雅釋故侯君也郭璞曰義見詩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同詩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義與魯毛異馬瑞辰云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釋詁皇與烝爲君又爲美胡承珙謂洵直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彦兮直卽司直侯卽美士爲彦也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

新序義勇篇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人矣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而歎曰嗚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句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句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綏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補

列女傳五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梁節姑姊傳補

喬樅謹案彼已毛詩作其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是兼載三家之異文舍命不渝句又見節義傳楚成鄭瞀篇引詩

尒疋釋言渝變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渝舍人本作褕褕蓋渝之或體韓詩外

傳引此詩云舍命不渝渝亦渝之假借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新序節士篇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補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司直官名不曲也補

邦之嗟兮

尒疋釋訓美士爲嗟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人所嗟咏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嗟音彦本今作彦攷說文彡部彦美士有彡人所言也从彡厂聲與舍人義同皆本魯訓

遵大路兮

不寔故也

尒疋釋故寔速也舍人注寔意之速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不寔故也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寔居之速也从宀寔聲又云寔疾也疾速

義同馬瑞辰曰速字訓速當讀同孟子可以速則速之速趙注云速速去也速對久言久爲久留故知速爲速去詩言不速故不速好者正毛敘言君子去之國人思望之意謂君不宜速去其故舊交好也嚴粲詩緝曰不可倉卒於故舊言棄去之速也其說得之

女曰雞鳴

喬樅謹案石經魯詩殘碑有女曰雞三字見洪适隸釋

弋鳧與雁

高誘呂覽功名篇注弋繳射之也詩曰弋鳧與雁 又季春紀注引詩同

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句

某氏尒疋釋鳥注詩云弋鳧與雁 毛詩正義 補

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誘注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雁 補

與子宜之

尒疋釋言宜肴也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 毛詩正義 郭璞注詩曰與子宜之 補

琴瑟在御

何休公羊傳解詁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 隱五年傳 補

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喬樅謹案據此所稱魯詩傳是邵公習魯詩之確證詩琴瑟

在御承上文飲酒而言正大夫士食用琴瑟之謂
白虎通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傳與邵公合益足證書中所稱詩傳皆魯
詩傳也天子食日舉樂句又見禮樂篇王者食必有樂章引
傳云云
雜佩以贈之
蔡邕月令章句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蟪
珠以納其間續漢志注補
喬樅謹案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璜徑二寸衝牙長
三寸衡卽珩也蟪卽琫也佩有珩璜琚瑀衝牙琫珠皆珠玉
之類其爲物非一故曰雜佩也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高誘呂覽仲夏紀注木堇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
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曰顏如舜華是也 補
喬樅謹案淮南時則訓注云木槿朝榮暮落餘說及引詩語
同惟舜字不从艸舜古今字魯詩今文當作蕣
趙岐孟子章句十三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蕣華 補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王逸楚詞章句序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補
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佩何表德見所能也故修道無窮

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是以見其所佩
即知其所能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
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
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補
喬樅謹案將將當据楚詞章句引詩改作鏘鏘魯詩字不與
毛同
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
列女傳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楚白貞姬篇又傳八張湯母篇引詩同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
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
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此或

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言則
以此詩爲刺忽不娶文姜案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
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
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鄭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
解也胡承珙曰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
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
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其稱孟姜者古男女
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姜是也或文姜
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補

喬樅謹案郭忠恕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詩經扶蘇當作枎爲正扶字乃古文之假借耳胡承珙曰呂覽求人篇東至搏木之地注云搏木大本也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枎檽及彼白梓據此則枎自是木名蓋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枎郭枎木胡說是也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經小學謂當從釋文無小字爲長

孟子章句十一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補

喬樅謹案趙岐孟子章句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又荀子賦閭姺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都奢古同音通用戰國策楚策載孫子賦作閭姝子都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是子奢卽子都也

隰有游龍

高誘淮南墜形訓注游龍鴻也詩曰隰有游龍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蘢舍人注云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蘢龍卽龍之假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雅云鴻龍頡馬蓼也鴻紅音近通假龍頡亦卽龍古之聲轉

摶兮摶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列女傳三婦人之事唱而後和詩云摶兮摶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魯公乘姒傳補）

褰裳

褰裳涉溱

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名爲衣何上兼下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褰本或作蹇非攷說文褰袴也攘摳衣也从手褰聲則褰蹇皆攘之假借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高誘呂覽求人篇注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補）

楊雄逐貧賦豈無他人（補）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曰鄭近秦與荆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補）

喬樅謹案據呂氏春秋是以褰裳爲鄭子產所作高誘注又

引上章豈無他人句以證明之魯詩之說蓋與呂覽同

丰

子之丰兮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丰方言作邦攷郭璞方言注云邦言邦容也玉篇女部邦容好貌說文生部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是丰爲邦古文假借字魯詩今文丰字當爲邦與毛古文異

東門

茹蘆在阪

尒疋釋草茹蘆茅蒐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毛詩正義補喬樅謹案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郭璞謂

卽今之蒨艸是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補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二句謂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今據淮南子高誘注語與毛傳義相近是魯毛說同

風雨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風雨詩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叔師所引詩當是風雨篇而誤合草蟲之我心喬樅謹案草蟲詩云亦既遘止我心則夷風雨詩云既見君

則夷語爲此詩也

風雨如晦

尒疋釋言晦冥也 補

喬樅謹案尒疋又云霧謂之晦公羊僖十五年己卯晦傳云晦者何冥也何休解詁曰晝日而冥是晝晦正以爲霧氣所蒙故爾雅又云霧謂之晦霧段氏玉裁據說文謂當作霿霿晦也

子衿

喬樅謹案詩攷云子衿石經作襟攷洪适隸釋此條未經收入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篇衿衣系也从糸今古作絟別作衿非又云襟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襟與襟通與衿異詩正義

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襟得之胡承珙曰說文襟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襟爲交衽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襟故謂領爲襟是也尒疋補領謂之襟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云襟衣補襟也亦是以領爲襟矣

青青子衿

尒疋釋器衣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毛詩正義 補

子寧不詒音

王逸楚詞九章注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 惜誦篇

喬樅謹案毛詩子寧不嗣音釋文引韓詩作詒音詒寄也曾

不寄問也據此知三家今文作詒音與毛字異叔師當引魯詩子寔不詒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耳

出其東門

出其闉闍

亦正釋言闉臺也孫炎曰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毛詩釋文

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闉爲曲城閣爲城臺臺在城門之上亦可統於城內故說文云闉闉闍城曲重門也闍闉闍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出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補

喬樅謹案說苑所載與韓詩外傳同則魯韓詩說皆不以此篇爲男女期會之詩也江淹雜詩云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與麗色賦感蔓草於鄭詩說異麗色賦見藝文類聚鄭詩舊誤作衛今改正其義殆本之三家與

亦正釋故繭落也郭璞曰見詩補

喬樅謹案今毛詩作零露簒云零落也正義解簒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據此知毛詩本作靈露與衞風靈雨字同鄭君始從今文作零訓爲落也仝正作靈蓋本魯詩邢昺云說文草曰藟木曰落此對文則通藟零音義同喬樅攷說文靈雨零也从雨畾象零形零餘雨也从雨令聲雨露曰靈零艸木曰藟落靈藟亦通作零說文引詩靈雨其濛今毛詩字作零夏小正栗零月令草木零落皆用零字

潧消

高誘呂覽本生篇注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補

潧與洧方汍汍兮

說文水部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方汍汍兮補

喬樅謹案水經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酈道元注云鄭語主芣騶而食潧洧修典刑以守之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水經作潧正與說文同酈注引鄭語作潧洧而所引詩作溱與洧此爲後人所改非古本也□□□□□□□□□□

說文引詩作潧洧今詩作溱喬樅案玉篇溱潧皆讀爲側銀切云溱水出桂陽潧水出鄭國亦作溱蓋古人溱潧聲近毛古文假用溱字魯齊韓今文皆作潧字晉唐以後三家寖微學者多見溱少見潧遂於經傳潧洧字悉改潧爲溱耳汍汍毛詩作瀤瀤釋文云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汍汍音父弓反段氏玉裁云按作汍父弓反音義俱非凡古書假借必字

異而音同汎汎蓋汍汍之誤汍从水丸聲讀與洹同見玉篇
漢書地理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汍汍皆水盛沄旋之貌喬樅
案班志多據齊詩今觀說文所載與齊韓毛文並異則其爲
魯詩可知也渙汍灌洹□□□□□古相通用釋名釋采帛
云紈渙也細澤有光渙渙然也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
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是以蘭爲芄蘭臣瓚曰萑蘭涕泣闌
干也是以萑蘭爲汍瀾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注萑
與汍同禮記赫兮喧兮釋文喧本作諠晉書音義中諠與喧
同一切經音義讙古文作叩又作喧同說文角部觲角匕也
从角亘聲讀若讙竝足爲古今文通假之證
詢訏且樂見上呂氏春秋注引

喬樅謹案詢訏毛詩作洵訏釋文云韓詩作恂盱漢志亦作
恂盱魯詩與齊韓毛文異

惟士與女

蔡邕禊文惟士與女

贈之以勺藥見上呂氏春秋注

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
桂調食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也補

楊雄蜀都賦甘甜之和勺藥之美補

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鵽黃稻鱸魚以爲勺藥補

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補

喬樅謹案勺藥毛傳勺藥香草韓詩訓爲離艸今據王充張

衡高誘諸人並用魯詩而皆以勺藥爲調和之名是魯詩不
以勺藥爲艸名也又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張載七命云和
兼勺藥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醎美味也亦皆本魯詩以勺藥
爲調和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卽承上文秉蘭而言謂以
蘭爲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太平御覽引禮斗威儀曰君乘
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曰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
魯靈光殿賦注引鄭氏說同是調和古有用蘭者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一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頌 校

魯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風

雞鳴

喬樅謹案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李善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本列女傳齊
太倉女篇無此語蓋文脫也注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
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攷太平御覽九百
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也本或作說誤經義雜記云匪雞則鳴蒼蠅
之聲辭君曰鳴雞遠蠅聲相似据韓詩說是以此詩爲刺讒

之作緹縈之歌雞鳴亦自傷無罪被讒冀見憐察也子政用魯詩孟堅用齊詩知此篇三家同義

無庶予子憎

尒疋釋故庶眾也郭璞曰見詩補

楊雄方言二子讎也補

喬樅謹案三家詩以雞鳴爲刺讒之作則庶予之訓當從方言以予爲讎無庶予者謂無眾讎之也方言六又云誣譪與也吳越曰誣荆齊曰譪句與猶秦晉言阿與案誣譪皆訓爲與戴氏方言疏證以爲譪與連文非也攷郭璞注云相阿與者所以致誣譪以誣譪二字並舉可證廣雅誣譪予也與子字通說文誣加也集韻譪謗也則予又有誣謗之義相誣相謗皆相讎也此足證詩之庶予爲眾被以誣謗之語而讎害之與予憎對文而言也詩正義云定本予作與非蓋失攷耳

遺

蹝驅從雨貂兮

高誘呂覽知化篇注獸三歲曰貂補

喬樅謹案毛詩雨肩釋文肩本亦作豜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攷玉篇貂字同豜肩者古文假借字高誘此注當本魯詩故訓今本呂氏春秋字作貂蓋貂之譌

東方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以雞鳴時至

太子發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
臣來不受命太子曰君子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
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云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
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補
喬樅謹案詩卒章不能辰夜辰夜者猶云時夜莊子曰化予
之臂以爲雞予因以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淮南說
山訓作見卵而求晨夜晨與辰通時夜卽周官雞人之告時
也雞鳴者入朝之候故文侯勅倉唐以雞鳴時至而太子卽
趣早駕也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
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補

趙岐孟子章句十君以其官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
之自公召之補
喬樅謹案邠卿說此詩顛倒衣裳義與荀子合益足證魯詩
之說多本於荀子矣
南山
葛屨五兩
說苑修文篇親迎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
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
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
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
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舅姑以順爲宮室無

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
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
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
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
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
事敢不敬拜補
喬樅謹案此所述與詩葛屨五兩句足相證明子政蓋即據
魯詩說二兩當爲五兩之譌諸侯以屨五兩加琮大夫士庶
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所以辨上下別等差也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

何遠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補
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
母補
高誘呂覽當務篇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補
曷又鞠止
尒疋釋詁鞠窮也補
喬樅謹案廣雅窮極也訓窮爲極與下章曷又極止義同馬
瑞辰以鞠爲竆字之假借說文竆窮也从穴竆聲鞠窮以雙

甫田

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法言脩身篇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李軌注雖有驕驕之思遠人不可見補

有驕驕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有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補

驕縱謹案甫田李軌本作圃田圃蓋假借字作甫爲正驕毛詩作驕亦古文假借字詩意言爲國之道當自近始毋厭小而務大毋忽近而圖遠鄭箋亦云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法言引此詩爲脩身之證義亦猶是也補

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補

驕縱謹案晉文所誦甫田當卽此詩

忉怛釋訓忉忉憂也補

驕縱謹案毛傳云忉忉憂勞也胡承珙曰忉當通作惆猶惆之爲劀也說文惆失意也玉篇惆悵恨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怊悵也忉又怊字之省馬瑞辰曰說文無忉有忍云忍怒也从心刀聲怒與憂義正相近忉蓋卽忍之異文猶怛或作悬也其說亦通

突若弁兮

楊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補

驕縱謹案廣雅突猝也義與此同卒卽猝字古相通用

盧令

盧鈴鐺

喬樅謹案毛詩盧令令傳云令令纓環聲呂氏讀詩記引董
氏曰諱詩作盧泠泠文與毛異說文犬部獜健也詩曰盧獜
獜按說文引詩訓獜爲健當本齊詩說玉篇犬部獜獜聲也
亦作鏻作鏻者魯詩之文也鏻與鈴同毛詩令卽鈴之省文
韓詩泠又鈴之假借又案玉篇金部鏻健也疑健也之訓當
是獜字注與說文義同玉篇於詩採三家必於鏻下注云鏻
鏻聲也引詩盧鏻鏻亦作獜健也獜下注云健也引詩盧獜
獜亦作鏻聲也今本轉寫者譌脫非顧氏之舊矣

敝笱

其魚魴鰥

介疋釋魚鰥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鰥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魴鰥傳云鰥大魚箋云鰥魚子正義曰鰥
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鰥也魯語夏禁鰥鮞亦以鰥
爲魚子喬樅謂鄭箋之義卽據魯詩改毛大平御覽九百四
十引詩正作魴鰥蓋三家今文同馬瑞辰曰說文云鰥魚也
从魚眾聲李陽冰曰當从罶省罶卽古昆字故古鰥字作鱵
隸省作鰥說文有鰥無鰥正以鰥卽鰥字耳

其從如雲

張衡西京賦其從如雲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高誘呂覽貴公篇注詩云魯道有蕩補

尒疋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曰闓明發行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
齊子愷悌補
喬樅謹案毛詩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當讀
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圍圍明也正義曰釋言愷悌發也
舍人李巡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
喬樅謂據正義云云則釋言文本不作愷悌故注皆以闓明
訓之今尒疋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
乃後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闓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
遂與沖遠所引迥殊且注之引詩乃證明釋言之文更不宜
用愷悌疑魯詩文當爲齊子愷圍故鄭據以改毛又引古文
尚書弟爲圍者以證毛詩豈弟即魯詩之闓圍史記宋世家

圍作涕者亦聲之假借釋言文當爲闓圍發也故注引魯詩
以證之攷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凱澤漢書作闓懌文
選作闓澤此卽用魯詩闓圍之文鄭注尚書曰圍云圍者色
澤光明是圍與澤同闓凱澤懌聲並相近封禪文承上闇昧
昭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回首向內也又班固典引云
紹天闡繹闡繹疑卽闓繹之誤文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
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下云亞斯之代函光而未曜也圍繹
懌澤古皆通用

猗嗟

猗嗟名兮

尒疋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曰目上平博毛詩正義郭璞

曰眉眼之間補

喬樅謹案玉篇頁部顯下引詩云猗嗟顯兮顯眉目間也本亦作名顯字與魯毛不同當是齊韓詩文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篇夫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何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補

喬樅謹案白虎通義夫射者射誤作勝非上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與此同一文法今訂正之

趙岐孟子章句八禮射四發而去詩曰四矢反兮補

喬樅謹案韓詩作四矢變兮文與魯毛異

魏風

葛屨石經魯詩殘碑

撖撖女手

說文手部撖好手貌詩曰撖撖女手補

喬樅謹案說文戈部戕讀若詩撖撖女手玉篇手部撖下引同毛詩作摻摻傳云摻摻猶纖纖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纖並與說文引詩異許氏所稱蓋據魯詩之文

好人媞媞

尒正釋訓媞媞安也郭璞曰好人安詳之容補

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王逸注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

喬樅謹案毛詩好人提提此所引作媞媞字从女不从手與

尒疋正合魯詩之文異於毛也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石經魯詩殘碑

列女傳五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舊秋潔婦傳 補

喬樅謹案惟毛詩作維列女傳引詩惟字與石經魯詩文同

益見子政所述之皆用魯詩矣

汾沮洳

口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下闕 石經魯詩殘碑

尒疋釋草蕢牛唇李巡曰別二名 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蕢毛傳訓爲水鳥陸璣疏曰今澤蔦也其葉如車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攷說文蕢水鳥也禆農本草經澤瀉一名水鳥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

如牛舌與尒疋以蕢爲牛唇者相近

園桃

園有桃

高誘呂覽重已篇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 補

喬樅謹案高誘引詩有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其顯證徐堅初學記園圃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樹皆衍字

其實之肴

蔡邕典引注肴食也 文選李善注引 補

喬樅謹案說文肴啖也與食同義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陶嬰傳 魯詩遺說攷五

列女傳四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陶嬰傳補

介疋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我歌且謠補

喬樅謹案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故謠古字作𠮷說文言部𠮷徒歌从言肉聲𠮷又通作繇廣韵繇喜也引詩曰我歌且繇作繇者齊詩之異文據漢書李尋傳曰人民繇俗繇俗卽謠俗李尋用齊詩此其證也

□□□之誰知闕一字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据石經魯詩是重句誰知上無其字與毛詩異馮登府以爲當作其誰知之誰知之七言句

圂有棘其實之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棘毛傳云棗也爾雅檖酸棗郭璞注引孟子曰養其檖棗今孟子書作養其檖棘是棘卽棗也馬瑞辰曰按棗從重束棘從並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介疋槐棘醜喬周官外朝三槐九棘並通以棘爲棗與此詩同據下言其實之食故知棘是棗耳

陟岵

陟彼岵兮

介疋釋山多草木岵郭璞曰見詩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義與介疋相反攷說文山部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

屺山無草木也从山己聲詩曰陟彼屺兮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出生也義並與尒疋同毛與三家師傳各別訓義或殊許劉所據皆宗魯說也

口口父兮父闕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尚愼闕哉猶來無死

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於第二父字下注云闕一字毛無馮登府石經補考云據覃溪翁氏所見石經本父曰二字相接無闕文毛詩正作父曰嗟予子洪氏之說疑非喬樅案段氏詩經小學云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闕妄甚段氏所云近刻石經卽翁氏所見之本父下所闕亦必兮字蹙上文父兮而言也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句魯詩父兮曰嗟予子六字句又微異下行役夙夜無已亦六字句馮氏欲據毛詩證魯固矣尚毛詩作上蓋古文假借字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尚覲禮尚左注古文尚作上是其證已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魯臧孫母傳補

列女傳三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魯詩說

尒疋釋山無草木峘郭璞曰見詩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峘猶屺字景純注云見詩疑魯詩屺字作峘景純據尒疋舊注而言也列女傳引詩作屺或後人順毛改之

猷來無棄

尒疋釋言猷可也郭璞曰猷來無棄補
陟岵三章章六句石經魯詩殘碑
伐檀

蔡邕琴操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恐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幷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蔡邕集和熹鄧后謚議何有伐檀茅茹不拔

司馬相如上林賦刺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同

案張揖所引亦魯詩說與蔡邕琴操語合

河水清且瀾兮

尒疋釋水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曰瀾言渙瀾也補

喬樅謹案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猗作兮猗兮古通尚書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今尒疋猗字疑後人順毛所改瀾毛詩作漣說文水部瀾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瀾或从連尒疋釋文云李本依詩作漣音連陸所謂詩指毛而言此後人轉寫改瀾爲漣幷改兮爲猗之證猗毛詩釋文云本作漪今尒疋本作漪尤其明驗

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喬毛詩作穮馮登府云穮古省作嶓本作嶓郊特牲主先嶓而祭司嶓也鄭云嶓同穮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嶓殷庚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嶓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嶓漢陳球碑稼穡繁阜張壽碑稼嶓滋殖古皆省穡爲嶓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楚詞九辯慕詩人之遺風願託志乎素餐王逸注勤身脩德樂伐檀也不空食祿而曠官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

說苑脩文篇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必先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也

詩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補

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補

喬樅謹案說文餐吞也或從水作湌是餐湌古字通用呂忱字林湌吞食也玉篇餐吞也湌同廣韵集韵俱通作湌

潛夫論三式篇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補

趙岐孟子章指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補

又孟子章句十三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補

風俗通義四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補

河水清且直兮

尒疋釋水直波爲徑郭璞曰徑涎也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曰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尒疋釋詩疑詩文本作涇故尒疋釋涇爲直涎涇皆釋詩則徑亦釋詩本蓋作徑猗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波也馬瑞辰曰毛詩本蓋作徑猗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聲轉古卽讀如直後人以徑於韵不協乃改爲直

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呂氏春秋務本篇注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補

口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石經魯詩殘碑

欿欿伐輪闕石經魯詩殘碑

廣雅釋訓欿欿聲也補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欿欿之義聲謂伐檀之聲稚讓廣雅兼採三家此則魯訓也說文坎陷也玉篇云坎同埳作欿者假借字也易釋文云坎本作埳劉本作欿

河水清且淪兮

尒疋釋水小波曰淪補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列女傳一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齊田稷母傳補

碩鼠

喬樅謹案尒疋釋獸鼠屬有鼭鼠毛詩正義引孫炎曰五技鼠也郭璞曰大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

關西呼鼠音雀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今攷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樊光曰詩碩鼠卽尒疋鼩鼠也然則碩與鼫古字通矣易釋文云晉如鼫鼠子夏傳作碩鼠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注鼫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及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鼫鼠喻貪之義足與此詩相證明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補

喬樅謹案桓寬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是也桓寬用齊詩然則此詩魯齊說同矣

□□□□毋食我黍三歲宦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缺

□□宦女莫我肯勞下缺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缺以上並石經魯詩殘碑

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曰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補

喬樅謹案高誘所錄皆據魯詩文則無字當依石經作毋貫字當依石經作宦今本呂覽注蓋後人从毛詩改之又勞字作逃亦與石經不合此傳寫之誤也

又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轄而歌碩鼠梁處素云今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轄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譌梁說是也

說苑雜事五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補

又節士篇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新序引詩適彼樂土適彼樂郊皆重上句盧氏文弨云韓詩外傳引詩適彼樂土是重上句一本外傳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喬樅攷石經魯詩殘碑適彼樂郊下重樂郊是魯詩與毛文同元槧本韓詩外傳仍作樂國樂國則知今本重上句者乃後人轉寫之誤斷非古本如此陸氏及見韓詩釋文如此篇亦不言毛韓文異盧氏之說殆失攷耳

白虎通諫諍篇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補

唐風

蟋蟀

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龌龊忘蟋蟀之謂何辭綜曰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無已太康

尒疋釋故康樂也郭璞曰見詩補

良士瞿瞿

尒疋釋訓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毛詩正義補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良士蹶蹶

尒疋釋訓蹶蹶敏也補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列女傳三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密康公母傳補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張衡東京賦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人於死地而自康樂於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楚子發母傳補

列女傳一詩云好樂無荒

山有蓲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缺石經魯詩殘碑

尒疋釋木蓲荎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蓲補

喬樅謹案景純引詩語今本尒疋注文脫此據太平御覽所引補詩經小學曰魯詩作蓲毛詩作蓺亦作蓲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按詩釋文蘊本或作蓲烏侯反尒疋蘊

莖釋文樞烏侯反本或作蓲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江
氏聲韵考云詩山有樞本作樞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
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弗曳弗婁

尒疋釋故婁聚也補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婁婁亦曳也補

喬樅謹案說文手部云婁曳聚也正釋此詩婁字左傳僖二
十四年云鄭子臧好聚鵸冠聚字與此同義毛詩弗婁作弗
婁韓詩外傳同尒疋婁聚之訓蓋據魯詩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辭綜曰唐詩刺晉僖公不
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
愉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娛亦如此也

喬樅謹案毛序云刺晉昭公此云僖公三家詩說蓋與毛異
愉毛詩作愉傳云愉樂也鄭箋讀愉爲偷偷取也胡承珙曰
說文愉巧黠也愉薄也段玉裁注謂當作薄樂也案愉下引
論語私覿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
凡淺薄之稱故佻又訓愉愉爲巧黠故引申之爲偷盜也古
無偷字當卽作愉

山有栲隰有杻

尒疋釋木栲山槲杻橿舍人曰栲一名山槲杻名橿毛詩正義郭
璞曰栲似槲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杻似棣細葉

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柮子一名土橿補
喬樅謹案陳啟源毛詩稽古篇曰栲名山樗樸臭樗也樞乃
杶之或體書禹貢作杶左傳作櫄俗書爲椿三木同類而微
分胡承珙曰樞說文作樗云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
弓材與考工記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樞次之合
口口酒食胡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缺石經
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蓋古通用字詩胡能有定傳云胡何
也又胡臭亶時胡斯畏忌箋竝云胡之言何也書太甲疏云
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
楊之水
喬樅謹案洪氏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楊字太平御覽八

百十五八百十六竝引此詩亦作楊之水蓋三家今文皆爲
楊惟毛詩古文爲揚也漢書楊雄傳自序云楊在河汾之間
則楊乃地名與毛氏訓爲激揚者異揚楊古亦通用左傳文
八年晉解揚史記十二諸侯表作解楊襄三年晉揚干古今
人表作楊干又廣雅釋言云楊揚也揚州或作楊州郭忠恕
佩觿云楊亦州名皆其證也
素衣朱襮
儀禮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
白與黑謂之黼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補
禮記郊特牲注詩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補
喬樅謹案此注釋襮爲黼領是魯詩之說鄭君注禮多據齊

詩閒亦有從魯者此詩齊家以祿訓表故鄭從魯爲解

素衣朱綃

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

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名也詩曰素衣朱綃

喬樅謹案綃毛詩作繡鄭君詩箋亦從魯義讀繡爲綃又儀禮特牲饋食禮宵衣注云詩有素衣朱宵宵繡並綃之假借說文糸部綃生絲繒也从糸肖聲又云綺文繒也綃是繒名故魯詩以爲綺屬鄭君注禮多据齊詩郊特牲注引詩是據魯破繡爲綃士昏禮注引詩是據魯破宵爲綃繡宵並以聲近假借爲綃字齊詩作宵與儀禮禮記同特牲饋食禮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補

喬樅謹案段氏詩經小學云此所引卽是詩之異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漢初相傳有脫誤也今故附錄之

以俟攷正

椒聊

椒聊之實

尒疋釋木椒樧醜菽又曰枓者聊李巡曰椒菜莢皆有房故曰菽菽實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椒之房裏名爲菽也補

喬樧謹案鄭君箋詩以聊爲掬菽掬皆通用字枓聊亦以聲近通假陸元恪疏以聊爲語助非是儀徵阮相國云枓卽掬也尒疋此條專爲唐風椒聊而釋毛傳椒聊椒也上必脫枓字箋云一掬之實意卽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掬也之訓矣

蕃衍盈升

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補

喬樧謹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衍字作延疑是齊詩之文

椒聊且

楚詞九歎懷椒聊之敶敶兮王逸注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揚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潔之君子其孰能行之哉補

綢繆束楚

綢繆束楚

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補

杕杜

有杕之杜

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補

獨行煢煢

張衡思元賦何孤行之煢煢兮

劉向楚詞九歎獨煢煢而南行憂苦篇補

王逸楚詞九思注詩云獨行煢煢憫上篇補

喬樅謹案毛詩獨行睘睘釋文云本亦作煢又作煢攷說文走部趋獨行也从走勻聲讀若煢又目部睘目驚視也从目袁聲今省作睘則睘煢皆趋字之假借煢古作僸方言僸獨也郭注云古煢字是也煢即煢之或體說文煢回疾也从凡从營消聲段玉裁注云回轉之疾也引申爲煢獨取裘回無所依之意馬瑞辰以古睘營同音煢从營消聲故睘煢通用

羔裘豹袪

王逸楚詞哀時命注袪袖也詩云羔裘豹袪補

自我人居居

自我人究究

尒疋釋訓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居居爲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與魯說同義

胡承珙曰案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義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訓不遜倨傲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又究究毛傳云猶居居也案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

鴞羽

集于苞栩

尒正釋木栩杼孫炎曰栩一名杼嘉祐本草郭璞曰柞樹補喬樅謹案陸璣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攷說文栩柔也其實皁一日

樣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樣栩實也从木羔聲然則杼乃柔之假借也樣卽今之橡字

有杕之杜

遴肯適我

尒正釋言遏遴逮也郭璞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遴皆相及逮補

喬樅謹案遴毛詩作噬傳亦訓逮釋文云噬韓詩作逝逝及也訓義皆同尒正字作遴蓋據魯詩之文郝氏懿行曰方言卷七云蝎噬逮也蝎噬與遏遴並字之假音遏通作曷遴通作

葛生

作逝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後漢書本傳

采苓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徐璈以爲采蘩當是采苓之譌今攷采苓詩毛敘云刺晉獻公聽讒也案左傳言晉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使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使羣公子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後復盡殺羣公子是其背宗族之事采苓之作當在此時臧氏鏞堂疑采蘩是采蘋之誤因詩有宗室牖下句而附會之未足爲據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二終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闓運 校

魯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秦風

車轔

服虔左傳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待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侯伯故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補

喬樅謹案服虔以駟鐵小戎爲秦仲之詩與毛詩敘不同是據魯詩爲說故與毛異

有車轔轔

王逸楚詞九歌注轔轔車聲也詩云有車轔轔大司命篇又九辯注軒車先導聲轔轔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有車鄰鄰釋文云本又作轔鄰字蓋轔之假借攷漢書地理志引詩作轔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轔轔是三家今文同廣雅轔轔聲也正釋此詩之訓

有馬白顛

尒正釋畜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說文的馬白額也虞翻易注曰的白顙額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的之言的謂白額的然著明如射之有的也的爲射堋中珠子故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的也的从勺聲同卓故又通作卓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卓當卽的之假借觀禮十馬以卓爲上是古人以的顙爲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爲言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尒正釋言並併也郭璞曰詩云並坐鼓瑟補

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齊孤逐女傳補

逝者其耋

尒正釋言耋老也舍人曰年六十稱也春秋正義孫炎曰耋鐵也老人面如生鐵色毛詩正義郭璞曰八十曰耋補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與孫注

義同桓寬鹽鐵論王肅易注並以八十爲耋服虔左傳注馬融易注則以七十爲耋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耋說各不同馬瑞辰曰按徐彥宣公十二年公羊疏曰七十曰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耋與此異也是徐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耋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是陸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耋者矣蓋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耋未詳所出古六字从八入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云六皆疑爲八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邵公皆以八十爲耋傳寫者譌爲六十耳

四鐵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傳八詩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馮昭儀傳補）

喬樅謹案傳引此詩二語以證馮昭儀當熊事疑魯詩之義以媚子爲嬪妾之稱也

載獫猲獢

尒疋釋畜狗屬長喙獫短喙猲獢李巡注分別犬喙長短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載獫猲獢（文選）

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邁載獫猲獢騎（文選）

喬樅謹案毛詩載獫歇驕釋文云歇本又作猲驕本又作猲據尒疋及注引詩作載獫猲獢與張衡合皆據魯詩之文又陸本尒疋作獵釋文云獵字林作猲攷說文引尒疋正作猲

今本尒正獫仍爲玁从說文也毛詩作歇驕者古文之假借

小戎

小戎俴收

尒正釋言俴淺也郭璞注詩曰小戎俴收補

張衡東京賦乃御小戎補

駕我騏彭

尒正釋畜馬後右足白彭樊光曰後左足白曰彭毛詩正義補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荀子法行篇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

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騏驪是驂

尒正釋畜白馬黑脣騧黑喙騧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補

喬樅謹案毛傳黃馬黑喙曰騧說文騧黃馬黑喙也今本爾雅白馬黑脣騧黑喙騧白蓋黃字之誤焦循曰尒正白馬黑脣騧釋文引孫炎本作犉言與牛同稱犉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騧承犉言之故亦爲黃馬也證以郭注焦說良碻

竹轅緄縢

周官考工記弓人注緁弓檠也弓有檠者爲發弦時備轅傷

詩云竹韘緎縢 補

喬樅謹案毛詩竹閉緎縢傳云閉紲緎繩縢約也釋文云竹閉本一作韘攷鄭注儀禮士喪禮云弓檠曰韘縢緣也詩云竹柲緎縢又既夕記注云柲弓檠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緎縢鄭君注儀禮多用齊詩兩引此詩皆作柲字蓋據齊詩文鄭君周禮注又引詩作韘蓋從魯詩也柲閉一聲之轉詩我思不閟及閟宮有侐毛傳並訓爲閉太元眾豹騰其祕注訓祕爲閉則義亦通矣胡承珙曰紲通作紲荀子非相篇曰接人則用楖注云楖者檠楖也正弓弩之器也正義謂以繩紲之因名韘爲紲失之

列女傳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於陵子妻傳補

喬樅謹案愔愔毛詩作厭厭愔是正字三家今文當同厭是聲近假借字毛詩湛露厭厭夜飲釋文引韓詩作愔愔其明證也

兼葭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

蔡邕釋誨兼葭蒼而白露凝補

泝洄從之

泝游從之

尒疋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皆見詩補

喬樅謹案泝毛詩作遡說文水部滂逆流而上曰滂洄滂向也水欲下違而之上也从水旁聲滂或从辵朔據此知滂爲正字遡爲或體泝卽滂之俗書也

宛在水中坻

尒疋釋水小沚曰坻補

喬樅謹案坻毛傳云小渚也尒疋釋文坻本一作墀又作泜說文坻或从水从夂作汥或从者作渚玉篇坻又作垞與泜同

宛在水中沚

尒疋釋水小渚曰沚補

喬樅謹案沚韓詩作侍辭君章句云大渚曰侍訓與魯毛異義

終南

有條有梅

孫炎尒疋釋木注詩曰有條有梅條楙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楙條古字通論語微子篇滔滔鄭本作悠悠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曰條風呂覽有始篇作滔風皆以音近通假條毛詩釋文云本亦作楙馬瑞辰謂尒疋柚條卽楙條之異文故傳以條卽爲楙說文引詩右抽作右揂足爲由旧古字通用之證

有杞有棠

白帖五有杞有棠

案王伯申云毛傳釋杞棠爲山白帖所引殆韓詩也紀與杞通堂與棠通杞棠皆木名與上文條梅爲一例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也壽祺案釋文於終南有紀有堂引崔集注作杞白帖所引有杞有棠是韓詩釋文何以不著疑白氏取諸魏晉類書或是齊魯之異文

偶有存者

君子至止黼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

中論藝紀篇詩云君子至止黼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黼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 補

黃鳥

史記秦本紀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

史記敘傳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

應劭漢書注秦繆公與羣臣飲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 史記正義補

又風俗通義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譏曰繆 補

趙岐孟子章句一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 補

交交黃鳥止于棘

蔡邕陳太邱碑文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補

惴惴其栗

趙岐孟子章句三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 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據此是魯詩惴字作栗不與毛同今孟子注閩本監本毛本俱作慄此出後人順毛所改七經孟子考文據古本作栗字是也

殲我良人

尒疋釋故殲盡也 補

喬樅謹案說文殲微盡也从歺韱聲又云殲絕也絕亦與盡同義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如可贖也

喬樅謹案隸續載平輿令辟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與伯啻所用魯詩合疑三家詩兮字作也與毛氏異

子車鍼虎

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 補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說苑奉使篇倉唐爲太子擊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焉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曰子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補

王褒講德論太子擊誦晨風文侯喻其指意補

張衡思元賦如何淑明忘我實多補

說文鳥部鴥鸇飛貌从鳥穴聲詩曰鴥彼鵰風補

喬樅謹案毛詩鴥彼晨風釋文云鴥說文作鴪攷韓詩外傳引詩作鵰然則知作鴪者魯詩也晨風許書作鵰風亦據魯詩之文毛詩古文假晨爲鵰字

宛彼北林

周官鬯人注窓讀如宛彼北林之宛補

喬樅謹案鄭司農此注引詩是據魯詩之文毛韓字並作鬱

宛者苑之假借苑木茂貌也鬱說文云木叢生者鬱苑一聲之轉

山有栲櫟

尒疋釋木櫟其實梂舍人注櫟實名梂也釋文孫炎注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裏也齊民要術

者爲栲詩所謂檖樸栲者郭璞注樸屬叢生喬樅謹案栲毛詩作苞補

隰有六駁

尒疋釋木駁赤李郭璞曰子赤補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之隰有六駁毛傳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與他章山隰之木文不相配當作木名爲正崔豹古今注

云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蘚駁名六駁木詩曰隰有六駁亦與毛傳義異

隰有樹檖

尒疋釋木檖蘿郭璞曰今楊檖實似梨而小酢可食補

喬樅謹案毛傳檖赤羅也說文云檖羅也詩正義引尒疋檖赤羅多赤字郤氏晉涵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

渭陽

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傳二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王逸楚詞九章注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補

喬樅謹案楚詞招魂章句夏大屋也引詩同又高誘淮南本經訓注夏屋大屋也說亦與叔師合知魯詩之訓然也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揭蘧蘧而騰湊李善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今案渠蘧字通左氏春秋定十五年齊侯次于渠蔭公羊作蘧蔭西京賦蘧蘧藹薆綜注以蘧爲芙渠是其明證文考爲叔師子當習魯詩疑魯詩文作蘧蘧今本楚詞或轉寫者順毛改之

胡不承權輿

尒疋釋詁權輿始也郭璞注詩曰胡不承權輿補

喬樅謹案毛詩于嗟乎不承權輿讀于嗟乎句不承權輿句此引詩乎作胡以胡不承權輿爲句蓋本舊注所引魯詩故文異而句讀亦異也

陳風

宛邱

子之蕩兮

王逸楚詞離騷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

喬樅謹案毛詩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此引魯詩文直作蕩字蓋三家今文每以訓詁代正經如芄蘭詩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作能不我狎大明詩倪天之妹毛傳倪磬也正義引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其顯證也

宛邱之下

尒疋釋邱宛中宛邱又曰邱上有邱爲宛邱陳有宛邱注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元和郡縣志補

喬樅謹案宛中宛邱郭璞注以爲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毛詩正義引李孫之說皆云中央下與郭璞異解然自以舊注爲長郭緣誤仞邱背有邱爲負邱句爲解宛中之義故有中央隆高之說而不知宛邱之與負邱固兩不相涉也釋邱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蓋惟宛邱中央汙下故邱上得復起一邱若使中央隆高則邱上豈能復起二邱乎郭注誤矣

風俗通義十謹案邱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
央下像形也詩云宛邱之下補
喬樅謹案應劭此說尤足與尒疋舊注之義相證明知李孫
之解碓爲古訓也
坎其擊缶
風俗通義六詩曰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
鼓之以節歌補
東門之枌
婆娑其下
尒疋釋訓婆娑舞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
容婆娑然毛詩正義補

王逸楚詞九懷注詩曰婆娑其下昭世篇補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娑舞也从女沙聲詩曰市也婆娑段氏
玉裁云詩音義婆步波反引說文作槃尒疋音義但云娑素
何反不爲婆字作音益陸所見尒疋固作娑婆魯頌傳曰犧
尊有娑飾也鄭志張逸曰犧讀爲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
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按今經傳娑
娑字皆改作婆娑詩尒疋即以槃娑連文恐尚非古也喬樅
案張平子思元賦脩初服之娑娑兮漢人文筆尚多用娑娑
字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高誘呂覽愛類篇注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補

潛夫論浮侈篇詩刺不績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績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刺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補

喬樅謹案匡衡言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稚圭治齊詩者班固漢書地理志言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宛邱及東門之枌詩爲證孟堅之言亦本齊詩鄭氏詩譜亦用之今案潛夫論云云是魯詩說與齊並同市也婆娑今本潛夫論作女也婆娑盧氏文弨以爲三家異文喬樅案女字蓋

市之譌後漢書王符傳引詩仍作市字可證也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列女傳二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老萊子妻篇補

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飢

又述行賦甘衡門以盥神兮又郭有道林宗碑棲遲泌邱又汝南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補

尒疋釋故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棲遲或作西遲漢嚴發碑云西遲衡門又作徲徥漢婁壽碑云徲徥衡門徲亦作犀說文犀犀遲也玉篇云犀

今作栖是孱遲卽此詩之棲遲皆四家詩之異文也攷說文
鬲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鬲方而鳥鬲故因以爲東鬲之鬲
或从木妻是棲爲西之或體又泌之洋洋毛傳云泌泉水也
蔡邕碑文兩作泌邱攷廣雅邱上有木爲柲邱則泌邱盖本
於魯詩說尒正釋邱云水潦所還埒邱水出其前渚邱水出
其後沮邱水出其左營邱馬瑞辰以爲古者
邱下多有水疑廣雅原作邱下有水曰泌邱後譌爲邱上有
木因改泌邱爲柲邱耳又案毛詩釋文云樂飢本又作瘵毛
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
言之殊非其義瘵字當从疒下尞案說文瘵治也療或瘵字
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瘵臧氏鏞堂曰據說文則沈說非也

从疒樂者益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故說文以瘵爲正字也
喬樅謂三家作療者皆瘵之或體毛詩作樂者亦瘵之假借
毛傳云可以樂道忘飢正詮釋瘵飢之義非以詩樂飢字讀
爲喜樂之樂前儒强分毛鄭二讀非也觀列女傳引魯詩作
療飢而蔡伯喈焦君贊云樂以忘飢韓詩外傳引詩作療飢
字同魯詩而上文云彈琴咏歌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以發憤忘食矣是魯韓發明瘵飢之義大旨皆與毛同是
證毛詩樂飢卽瘵之假借也瘵字訓義臧說得之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列女傳二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魯黔婁
妻篇

喬樅謹案列女傳晉文齊姜篇引詩彼美孟姜可與寤言上句本鄭風有女同車詩語與此不連傳欲證齊姜女事故以意合之寤毛詩作晤說文云晤覺也又云寤覺而有言曰寤則寤晤音義並同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傳八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聘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女獨不嫗也

案此與列女傳合而有小異

喬樅謹案墓門有棘棘當作棘觀叔師引詩墓門有棘有鴞

萃止是魯詩二章俱作棘故云棘上猶有鴞列女傳作楳或
俗本据毛詩改之馬瑞辰云玉篇古文某作㯻㯻棘形相似
棘葢譌作㯻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楳耳
王逸楚詞離騷注訊諫也詩曰訊予不顧
喬樅謹案詩歌以訊止訊予不顧訊字俱誶之誤誶與萃相
韵作訊則音義俱舛矣毛詩釋文云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
反告也韓詩訊諫也是陸氏所見詩本亦有作誶者廣韵六
至云誶告也引詩曰歌以誶止字尚不誤洪興祖楚詞補注
亦作歌以誶止攷爾雅釋詁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碎
說文誶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誶申胥段氏玉裁云誶訊義
別誶多訛作訊如尒疋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

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訊此詩歌以誶止毛傳誶告也及雨無
正詩莫肯用誶鄭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
音信爲正賴王逸楚詞注及廣韵所引可證其誤列女傳訊
字雖誤止字尚未誤今毛詩不獨誶譌作訊並止字亦譌爲
之戴氏東原云此句止字與上句相應凡詩韵在句中者韵
下用字不得或異惟不可休思譌作息此譌作之也均宜改
正
又案阮氏釋文校勘記訊諫也六經正誤云訊諫也作諫誤
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束七賜反諫促也从言从約束之束
音速宋小字本所附作諫誤多一畫當由不識諫字者誤改
耳據此則誶字訓諫義雖可通當以諫字爲正楚詞注作諫

或是轉寫之譌今本釋文諫字亦譌作諫矣

防有鵲巢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尒疋釋宮廟中路謂之甓李巡曰唐廟中路名瓴甋一名甓孫炎曰詩云中唐有甓郭璞曰甋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毛詩正義補

又釋草鷊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

喬樅謹案鷊字毛詩作鶃不從艸古今文之異尒疋釋文云鷊又作鶃鶃字蓋後人轉寫改從毛詩又攷說文艸部鶃綬草也从艸鳥聲詩曰邛有旨鶃是許氏所引詩亦三家之異文鶃鷊音近故得通用

心焉惕惕

尒疋釋訓惕惕愛也補

喬樅謹案郭景純注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據此知三家之義與毛迥殊毛以此詩爲憂讒而作故解惕惕云猶忉忉也尒疋訓惕爲愛是魯詩與韓詩同義景純不見魯詩故引韓詩悅人之說以證明雖訓又案眾經音義云惕惕疾也懼也引詩曰心焉惕惕此申毛氏之說者與尒疋訓異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風俗通義十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傳卽魯詩澤陂之傳也應劭習魯詩故於
魯詩傳單稱傳猶白虎通義用魯說辟雍篇引水圓如璧云
云單稱詩訓姓名篇引文王十子云云單稱詩傳也觀風俗
通義此條下文引韓詩內傳明著韓詩字則上文引詩及傳
之確爲魯詩傳無疑矣荷字魯詩作茄與毛氏文異疑此荷
字是後人轉寫據毛詩改之也

爾正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
其中的的中薏樊光注詩曰有蒲與茄郭璞注菡萏見詩那
舅疏詩陳風云有蒲與蓮 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荷水菜夫蕖其莖曰茄與釋
草合蓋魯詩之訓如此毛詩箋云芙蓉之莖曰荷正義曰如

爾正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
大名故言荷耳樊光爾正注引詩作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
作茄字者喬樅攷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集注云茄亦
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然鄭從三家詩文自當作茄不宜仍
用荷字荷當爲茄之誤正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殊失鄭義
又案陸孔並見韓詩而俱不言字異則韓與毛同鄭君所據
及樊光所引皆用魯詩之文毛詩次章有蒲與茄鄭箋改茄
爲蓮攷御覽九百七十五引詩有蒲與蓮與邢昺爾正疏同
溱洧詩方秉蕑兮釋文引韓詩曰蕑蓮也焦氏循據太平御
覽引韓詩以秉蕑爲執蘭與毛不異謂釋文所引當是有蒲
與蕑之注陸元朗誤載於鄭風然則韓詩於此章亦祇訓蕑

爲邁字不作邁也鄭箋茄字既據魯詩改毛則邁字亦據魯詩可知矣邢昺所引詩語葢據尒疋舊注之文御覽所採亦魯詩之佚句散見於百家者也

陽如之何

尒疋釋故陽予也郭璞曰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爲阿陽補

喬樅謹案毛詩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此引魯詩作陽以陽爲予文義與毛並異馬瑞辰曰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是陽同厮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有蒲與蓮說見前

勞心悁悁

張衡思元賦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補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勞心悁悁今詩作中心悁悁中字疑勞之誤平子賦正用詩語可爲明證有蒲菡萏見前

展轉伏枕

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展轉伏枕

喬樅謹案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咏嘆疑高注本引此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而後人轉寫顛倒錯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三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